



宋梧刚 著

民国大侠

内 容 提 要

民元初宋“案”后某日黄昏。金陵大江上浮沉着一个奇人，航标似的任浪头捶打，却没人救助。次晨，一艘蜈蚣船猛然驶近，捞起。浮沉的奇人又开始浮沉的征程：逆风大江，送信护孀，酬亡友深情；大隐于朝，传道授艺，报师门厚德；威武不屈，津门拒奸，献爱国赤心；脱险赴杭，支持国政，扬武林美德；不计虚荣，临危负重，钻六国武学；遭时不遇，壮志难酬，侠心永不泯……

这是作者又一种实验性武侠长篇。太史公列传的实在与纯净，自然门式打的天然和玄秘，学者型小说的哲理与知识，穿插交错，形成它长线串珠的结构特色。拳书道三绝的主人公，作家加武家的不肖生，绝顶高手杨状元、徐祖师，教授兼武术冠军的万泰生，江南第一腿的

刘百川……组成它书所少见的人物画廊。开端奇，结尾深，全书横云断山地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江湖风情。

题余大侠

——调寄西江月

侠气横飞江上，酬情进出桃林，京城大隐
不迷心，权位如何拘禁？

固锺国考荣辱，尤重武德长存，民生国计最
关情，归程自然铁定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章	
奇士不沉终登蜈蚣船 慧心常转巧戏袁门犬	(4)
第二章	
出进桃源余精武坚志 逆风护孀东方侠报友	(39)
第三章	
身居陋巷拳书两修勤 心铭师恩高人三授艺	(80)
第四章	
富贵不淫五千万化灰 英气难抵东瀛女代死	(110)
第五章	
脱险赴杭支持第一考 遵令返湘厚交不肖生	(145)
第六章	
无意伤人楼外楼罹祸 有心报国当抗协主席	(190)
第七章	
壮志难酬草头毒气重 道情已矣蜈蚣九洞深	(218)
尾 声	(289)

引 子

大江汹涌。汹涌的江面沉浮着一头游龙。飘散的黑发是它的龙须，雪白的缟素是它的躯体。

一只从下关驶来的划子靠近了他。

舟上一男一女，男的显然是长辈，老于江湖：“孩儿，绕开，清早可不能发这利市？”

女儿却像撒娇：“咄，看看嘛，说不定是昨天那个赴水的？”

“若是那个人就更不能看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他得罪了那么多有来头的人，据说还牵上了……”

“谁，听不清？”

“干嘛要听清，你小娃儿口又不紧。”

“我驾我的划子打我的鱼，皇帝老儿也管不着。”

“真是娃娃气。你看就看呗！别吓着了！”

“哟，泡了一夜的死人还能吓人？待我用篙子戳它一下。”

“崩！”那游龙凭空翻起。旋即又如鱼鹰坠落，沉下不见了！那女孩吓得跌入中舱，篙子落水了。

老人：“说了吧！这种人死不了的，除非他自己不想活，不想活也还得有天老爷罚呢！听说过十三太保死时么？”

女孩还是娃娃性儿，一听故事就上劲了，“爷爷又讲老掉牙的，不就是天王老子在天上喊：‘李存孝，你要归位就快来

呀，迟了就归不得位了！’这李存孝才对左右说：‘你们先得给我把两肋下的筋割断。然后，鞭打分裂我肢体的五匹大马。’于是，五马一动，天上雷公一震，电火直闪，大雨猛倾，李存孝在天上，谢谢连声！”

“这谢谢连声可是娃娃你说的。说的倒好。可惜白白丢了爷爷一根好篙。”

话儿刚出，篙子突然直立波中。

老人猛然一桨，划子即到了篙前：“侠士呵，恕老儿适才不敬。”

篙子陡离水面。

老头接来放在舟中。单掌向上：“上天，就老儿而言，我希望他成为江神，庇佑这儿渔夫江民，然而老儿我更愿他重出水面。放眼此刻江湖，还正需你行侠义、展雄才。”双桨急划，顷刻入烟波中。

小渔划子去了，接连而来的是“咿唔”的橹声。夹着粗壮的逆水号子：“出了十六铺（嘞）回江行，一程更比一程长。一程更比一程累哟，再累也要溯大江，大江上头有崽女哟，大江上头有爹娘，大江上面还有日望夜望的，望我回去抱她亲她的好婆娘……”这股子劲儿，加上常言道：“三篙不如一桨，三桨不如一橹。”别看他“咿唔”如丝，慢悠悠地，几声过去，竟到了适才的江面了！

“伙计，这里有个失足落水的游客，快去救起。”掌橹的一双鸽子眼，看后便大声喊叫。

“老哥，哪有大清早就在江心落水的，说不定是上游飘尸例！”舱里传出答声，瓮声瓮气的。

“飘尸也要安埋，这是咱蜈蚣船祖上订的规矩，何况不像？”

“怎么不像？”

“假如泡了一夜，泅死的早已一身精光，哪会衣衫完整？”

“对，没人赛得过他‘云中鹞子’的。打捞就是。”

说话间，舱里走去了几个船工。

第一章 奇士不沉络登蜈蚣船 慧心常转巧戏袁门犬

实在算得出手如电，可一对篙勾从左右捞去，竟连一根头发也没沾着。

说来却也奇怪，收篙时手上奇重，落水者竟随篙上了甲板。

江上人救江中人，地义天经。于是，本书主人公暂时超脱了江上风波。不错，他还有些昏沉，但却也是有意装点昏沉。世事如梦，他需要回味；世事如棋，他需要捉摸。他半僵似地，让水手们换掉湿衣，抬入内舱，灌了姜汤，船上毕竟比水泡好，姜汤毕竟可暖心田。终于，灵气又回归他了。

于是，一节节往事，一幅幅场景，过电影似地，在他眼前掠过，浮升——

最先便是宋教仁决意奔走大江上下，游说革命的情景。

“喂喂，我的总长大人，渔父老弟，如今风云险恶，你赤手空拳，愚兄甚感不安，想伴你同行，为你保保镖，顺便联络大江豪杰，一道成就大事。”

“精武兄，这却不必了。我中华封建专制几千年，人民实在厌恶它。向往民主政治。我为民主而战，又不带一兵一卒，一刀一枪，坦荡胸怀，还有谁会难为我么？”他说了这番话后，却又极认真地劝导精武：“你倒可趁我奔走之空隙，回你南

京的家中一趟。你去欧美后，你师妹曾数次来信，说你师叔病危。我都因为你行踪不定，地址又秘密，所以一直未转给你。这次，我倒要逼你去探望那病苦了的师叔，那望穿秋水的师妹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这位天才演说家提高声调，又说又笑起来！

“必须赶紧结婚，你俩都年纪不轻了，我还等着喝喜酒呢！”

经他这么劝说，自己倒真打消了为他保镖之念，决意南归。当下由北京而天津，再改乘津浦路车，到了浦口；过了轮渡，天已晚了。便施展提纵术，急奔玄武湖那栋小小的石屋。这时，自己脚步放得分外轻，心想，我要弄个突如其来，让病着的霍然发汗，等着的揩泪不及……只是当接近家门，看到大门紧闭，猛生一种不祥之感。贴耳静听，竟一丝声息也没有。推开大门，仍是死沉沉的。直进三重门，叔父床上，帐子倒还悬着，师妹守在床前，如梦如痴，只把眼睛望在上面。

“霞妹！”自己忍不住大喊了一声。她这才抬起头来，似视非视，终于，仿佛从昏迷中清醒：“呵，你。”但似乎有无数条绳索牵着，不易开脚似的，好容易才一步步移来：“武哥……你终于来了！”停会，霞妹才指了指床上，“爹等你好苦呵！他老现在是只有出气没有入气了，早上稍清醒点，还为你卜了一卦，说你今日有大难……”精武也是颇知此道的，听后掐指一算，也不免吓了一跳。但自家已是现代科学头脑的人，对这占卜，只是将信将疑罢了。这时，师叔似已苏醒了些，“啾唔”了一声，师妹懂这种语气，是招呼自己过去。天知道是药力之功，还是喜气所冲，师叔睁眼了，笑开了：“你来了，我算定你非来不可的。”他露出一一种满足的神采。又道：“我还要告诉你，你幸而寅时前已到，不至两虎相撞，得到解救了。”他随后叹了口气，声音也陡地低落下去，“只是……”话未说完便溘然长逝了！师妹“哇哇”大哭，乱发蓬松，扑向了床

头。

深情所至，自己也忍不住呼天抢地：“师叔呵，我来不及在婚礼上亲亲热热喊一声‘岳父’的师叔呵！你临终还在操心我今天的命运，你就这样去了么？就这样去了么？”

一声声说着，哭着，越说，心越苦，泪越多。多年体贴、点拨、教诲、帮助……一齐涌来胸膛，涌满心口呵！真是肝肠寸断，六神无主。还是师妹有心计，抹了一把眼泪后，对他说道：“哥哥，人躺在床上，你还不赶快出外请人？”

正当这时，送信的来了：“电报！加急！”

一看，更要晕倒了：宋教仁先生已于今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，请速来协同缉拿凶手。沿途小心。

未落款。这一点就更证明电报内容真确无疑了。自己匆匆签完了字，便折身进屋。

“哥，你怎地去而复返？”

“家难国难同来——宋教仁先生遇刺身故了！”

“呵！”师妹也惊愕了，“怎么办？”

“用不着啥子样办了！”门外蓦地冲进两个彪形大汉，为首那个笑嘻嘻地，操着西南的口音说。

“江湖的朋友，人家可是双重灾难。咱这球样子，会讨人欢喜么？！”另外一人说。

一听这话，凭他走镖的经验，知道是前来寻仇的，就挺身而出。“朋友有话别藏在舌底下。大丈夫要明刀明枪！”

“好样的，还有当年那杀气。也罢，我们也该摊牌了。我行不更姓，坐不易名，就是你当年用短剑结果的李老头手下的一个拜把兄弟。那次糊糊涂涂让你赢了，还赔了几名弟兄的命……”

余精武气极，正要讲话，却见师妹柳眉一竖，抢先说了：

“烧杀抢劫，霸道荒淫……任何会门都是禁绝的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不拔刀人拔刀……”

“呸！看不出这小妮子还恁般牙棱角叉。真是不知死活！告诉你，在你这小小石屋周围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已经很久了！没有动手，就等上海的同道——你还记得那些你以为杀绝的盐枭么，他们也活下了几个。这回袁大帅……”那厮得意忘形漏嘴了。

“袁大帅”，真想不到，这暗杀竟是这人面兽心的家伙操纵的！自己忍不住大喝：“好，算你不打自招！霞妹，来，咱们家仇国仇，一块来报！”

“死在临头，你还嘴硬。爷爷们十年炼气，没便宜再给你了！”那为首的在说话之间，从腰间“呼”地拿出一件东西，迎风一抖，竟是一把纯钢软刀。“白蛇吐信”，那厮先立了个门户，接着，一道道寒光朝自家面前滚来。这是宝刀，不便作正面迎击，只好运起自然门腾挪功夫。这一来，那厮也急切不能得手。门口那人却耐不住了，便朝腰间一摸，师妹以为他掏暗器，便护身过去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师妹连喊一声也未来得及，就倒下了。血从胸口喷出。在江湖上，使用这种洋枪暗杀正在风火相斗的人，是人所不齿的，当下余精武便大喝一声：“可耻！我失陪了！”双手抱起师妹要走。

那四川杀手似乎也觉赫然，听后退到门边。“可耻也就可耻这么一回吧！”放冷枪的东西却厚着脸皮说道：“也算作个好事：让你这走北闯南惹祸，五湖四海捞名的屁鸡巴的东方大侠，自然大侠，眼下得点‘生死同归’的美名，将来能博个‘追花扑蝶’的冥福。

那用意是明显的；只等余精武死后，制造个假象。

正在千钧一发间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叱喝从天而降。

“师父，你驾临了！”自己忍不住喊了。也许，这不是久历江湖的侠人作为吧，可他此刻藏着欲哭无泪的大悲呵！而随着这一声哭喊，多少年远隔的师父徐矮祖飘然进入屋中，精神依旧那样矍铄，时光仿佛不曾对他老产生影响。语气也依旧那样从容：“别悲，徒儿，他们完啦！”

“完啦！”深知他的四川人也自知绝望，说了一声。只有那不知深浅的下江佬不以为然，左手仍想拔枪。

“哈哈！”师祖淡然一笑，“就区区两支白郎宁！经了你祖师爷的‘霹雳手’，前后几丈，能拔得动毫毛么？”

两人显然还在挣扎。师父看透了他们的心：“你们还想较量么？告诉你，门外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兵，就尽可给二位开开眼界了。”

徐师麻利地下了二人武器后，押着他们外出一看：嘿，全像泥塑木雕，口里却流着白沫儿！

“服了吧！”师祖对两人说。转过来又对余精武道：“他们由你处理。只是记着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呵！”

余精武先走向那个四川绿林道上人：“朋友，如果你正经邀斗，死伤自属缘份，在下绝不讲半句话。可你竟趁我一家遭难来下手，其不仁不义，也可谓至极了。亏得本师一句嘱咐，念在上天好生之徒，割下一耳，作个记号，也省得你再闯荡绿林，荼毒生灵了。”拔刀一挥，扬手一甩，那耳朵纸似地贴在墙上，再用手朝耳根一摸，封住了血，喝道：“去吧！”

接着便对那伙荷枪的兵们，每人痛踢一脚，打发回去。

最后就是处置那下江流氓了。那家伙已是上牙敲下牙，周身带镣了。但这家伙是绝不能宽恕的。精武运力将他提起一顿，那厮双膝粉碎骨折，只能长跪那里了。

“你畜生心太狠了，我师叔行善金陵多年，师妹在此地更是连口角也未与人生过，你引盗入室，施放冷枪，无恶不作，非杀不足以除江湖之害，树江湖之义。”说着，运起手指如钢，朝那厮背上一击，那家伙永远像狗匍匐在那里了！

“好了！现在敌手已除，周围无碍。该救自己人了！”师父又说了。

可这时，自己似乎已变得如痴如呆。双目不转，望着地上的师妹，她此刻血已停流，双目紧闭，面如黄蜡，显然死去了。

“死马还作活马医咧！”师父话中带怒了，“人还能不作最后抢救？！也说不定救得转的。印度的瑜珈道术，能使死去一七的人还阳，她才一下子呢！何况侄女炼有内功，为师我有妙药！”

余精武这才稍稍清醒，跪了下来，把师妹抱起，平平放在床上。师父走过探脉，已无，探探鼻孔，无气，惟心口尚有余温。他叹息道：“侄女，你师伯迟来一步，你生路已渺；有缘无缘，在此一举了！”先掏出一块药膏，交待精武：“这是拔毒生肌活血千层膏，先敷在你师妹胸口中弹处。”再交十粒九转还魂丹，要精武自己含在口里嚼碎之后，再撬开师妹牙关，送入她口中，并助其流入内脏……以后，勤加按摩。

余精武一一照办，并将师妹送至名医家中救治。

随后，即在金陵内外奔走，邀请洪门会友，为师叔举办丧事。

是三天三夜道场，锣鼓不断响，香客不断线。

出殡那天，师父亲自主持了归山祭祖，沉钟似的诵声在石屋中回荡……

“维民国二年×月×日辰时，愚师兄徐率弟子精武谨奠于师

弟之灵前，曰：武林习艺与共，险道走镖同行，南北东西，自昔至今。弟实高才，艺冠武林，弟诚大义，远近驰名，讵知鼠辈狼心，阴谋毁尔家门，毒计虽未全逞，爱女黄泉或近……嗟呼，何人心之险恶！何世风之沉沦！何天道之不公！何鬼蜮之横行！呜呼，哀呼，尚殓。”

师父三跪九叩，扯袖拭干纵横的老泪后，才轻轻唤了声：“徒儿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起柩在即，为师亦需归山，去后将不再来，你再去看看你师妹小霞，必不可免时，也就在这里割断尘缘吧！”

自己去医家一观：师妹仍躺在那儿，只是面白如纸，双目紧闭。不能不俯身大哭了！忽地，吓了一大跳——亡人紧闭的眼眶角突然有一颗泪珠。“师妹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”医家以为他走魔了，便走来，劝道：“大侠，你镇静些，那泪珠该是你掉下来的呀！记住，你的哭声已使死者心不能安，归不得天呵！”呵，这分明已是责备了！他也不知道民间有这种讲究的，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吗？多好的师妹，十年前虽订下婚约，但为了亲人的学业，反促他东渡留日，力奔前程。遥想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不入，其妻涂山氏无怨，便为天下赞。而我余精武海外归来，住在家中，朝夕相处，小霞仍能耐住性情，延迟婚期，且百计千方，助夫革命……呵，哪儿来找这般的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？直到父亡在床，贼子入门，想到的仍不是自身，而是……

“轰—轰—轰！”三眼铤在鸣响，时候已经到了。自己不能不走了。世事如斯，还留命干么？自己转身走向石屋柩前。像受伤的虎，腾身而起，向灵柩撞去。

“徒儿，你要清醒！要清醒呵！”是师父一把揪住了他。救活了他。

归山既毕。当他仍望着那堆未干的黄土，潸然泪下的时候，忽然感到肩头有人轻轻在拍。回眸却是师父在招呼：“此处尘缘算是了结。徒儿，随为师上峨媚吧！”

“那师叔的家呢？”

“人都没了，还值得为资财累赘么？走，走我们自己最后的路！”

他没有吱声。跟着师父向大江走去。

这时，白茫茫的大雾漫江罩来，看不清码头和开动的江轮了，只听见“咿唔”的橹声不断传来。

余精武半痴半呆的望着。

“你忘了为师教的‘登萍渡水’么？这正是时候了！”师父跃上船：“来呀，随为师入道山吧！野岭山泉虽然清苦，却省却人世挣扎浮沉……”

但自己依然痴立。许久，许久，猛然，大雾之中，似乎看见师妹走来，只见她依然面白如纸，双目无神，仿佛不认识这个师兄和丈夫似的，一步，又一步，从身边走了过去。

“师妹，师妹呀！”自己失声呼唤。

师妹没有回头，一步一步走入水中，走上船去，这才柔声相招道：

“师兄，你也来吧！这三天三夜，我从鬼门关走了回来，我想得太多太多了！还是……你也来吧！”

然而，自己仍然木立。

一股水雾从江心飞起，很快就形成了一道屏障。浓雾里，仍传来师父与师妹的召唤：

“来吧！来吧！来——吧！”

“咿唔”声远，渐渐地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！

然而，也正在此时，江风啸过，捎来了舱外的争议，

“云中鹤子，老弟我佩服你好眼力，只是还想跟你赌一赌：这角色何以没有淹死？我赌他有武功。你咧？”

“你输啦：凭我这双看风识浪的眼，凭他那双白里透青的脚，细皮嫩肉的手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，这趟水钱作赌注。”

好。进去当面见输赢。”

“咚咚咚咚，船板上足声越来越近。

“怎办？”余精武心中一转，很快隐隐一笑。

两个人已经入舱，一个胖而莽，一个瘦而精。

胖水手：“先生贵姓？”

精武：“在下姓余。”

“如何？云中鹤子。”胖水手朝瘦而精者咧嘴直笑：“听到没有，他先生姓鱼，鱼在水里，能没功夫么？”

“你是赌钱赌昏了头，先生说的可是姓余的余，这个余字，讲斯文点可释为我。”

“你两个不要赌了，谁也别想赢谁的钱：我是拳头不响骨头响，两路无功水旱强。”

两人都愕然了：几千里水程都摸过，难道会探不出这个人的深浅？

“都请坐下吧！在下感谢诸兄搭救，他日总愿作些报答，只是现在还不知贵船由来呢？”精武不失体面，悠然一转。

“我们是沅湘来的麻阳船。”莽水手一根直肠子。

“哟，麻阳船，为哪样挂起蜈蚣旗咧？”精武问。

“哎呀，听你口音，好像有点我们湘西尾子，他乡遇故人，就不该是萍水相逢了，就莫来点我们的真穴了！”

莽水手这时也清醒了些，便凑了过来：“余先生，咱们只晓得要插蜈蚣旗，只听说上几辈中有个滕黑子，他规定下来